

這一生最美的祝福

劉一維

2015年成都文字營作業

兒子的一席話

2006年11月底，孫子馬可（Marco）滿三歲零三個月時，我和老伴兒踐行承諾，把他送回他在美國克利夫蘭的父母（我小兒子及兒媳）那裡去。到2007年3月初我們老兩口便回國了，短短的三個多月，卻是九年以來我們一家第一次春節團聚。即使是在異國他鄉，除了濃濃親情，我更感到一種夢想成真的無比欣慰和快樂。

沉浸在這樣的氛圍中，一天與兒子閒聊，他對我說：“媽媽，我來美國的最大收穫：不是像您所期望的拿到了洋博士學位、不是找到了穩定工作、也不是拿到了綠卡；我最大的收穫是我信了主耶穌基督，是祂使我的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！”他這一席話，讓我頓時震驚、愕然！差一點兒就要脫口而出：“兒子，你中邪了吧？”

說實在的，所謂“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”這些理念，除了在文革前的各項政治運動中當做口號喊喊，這種關乎信仰問題的內涵我幾乎從未認真思考過，如今更是已經離我遙遠啦。當時對他這種信仰之說雖說不上反對，但總覺得有些不可理喻甚至擔心，怕他被人誘惑落入政治陷阱或圈套（因為國內新聞媒體類似的資訊報導早就層出不窮了）。同時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。

憶起2003年6月我們來美參加兒子博士畢業典禮的情景：當拿到金光閃閃的博士文憑時，他不但沒有我期冀的那樣興高采烈和對前途的美好憧憬，相反地卻有一種找不到下一步人生方向的憂慮和失落，甚至於說出：“要不是為了兒子，我都不想活在世上了。”這樣悲觀厭世的話來！聽得我目瞪口呆卻無可奈何，只好獨自把剛滿三個月的孫子小馬可抱回國代養。

如今時隔三年重逢，卻發現他的心態有不小的改變：情緒比以前平和淡定；眉宇間不再有幽怨的眼神；與我和兒媳爭做家务；過去很少唱歌的他，晚飯後常獨自練習唱讚美詩歌（他告訴我，他參加了教會的詩班事奉）；常掛在嘴邊的話是“謙卑的人是有福的”、“我心裡有平安喜樂”；……等等。所有這些都帶給我驚喜：我兒子實在是變了！看來他所說的改變是有確據的，是他的信仰真正引導了其人生方向啊！我還有何理由對他懷疑和擔心呢？我終於在欣慰中釋懷了，帶著“對人生目標問題不能輕忽”的感慨回到了國內的家。

誰說了算？

我和老伴兒是大學同窗，上世紀六六屆畢業生，屬典型的“生在舊社會，長在紅旗下”的一代知識份子。“無神唯物論和共產主義”是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接受的唯一思想（信仰）教育，只是雖經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強化，卻並沒有成為真正指導我們的人生哲理。我們基本不去思考“信仰”問題，唯有“勤勤懇懇工作，老老實實做人”是我們的生活信條。

大半輩子活下來感覺很不錯啦！我們退休前都是各自單位的業務骨幹、成果頗豐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，退休後也一直在“發揮餘熱”，因此“事業有成”於我們受之無愧。至於說到家庭，那我更有成就感。我們有兩個兒子，因我們夫妻工作繁忙，經濟

條件艱苦，又沒有老人可依靠，他們小時候全由我們自己照顧。作為母親，我更是在他們身上傾注了滿腔心血，視他們為我生命的全部。兒子們也很爭氣，從小都聽話懂事，學習自覺，不惹是非，無任何不良嗜好，真是很優秀的。小兒子念本科和研究生時是我們老兩口西安交大的校友，修能源動力工程專業，1998年赴美留學；大兒子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工作後，於1998年進川大讀MBA。親友們都誇我治家有術、教子有方，我家成為人們稱羨的幸福美滿家庭典範。那時我是志得意滿，自我感覺特別好，本想我今生可以劃上一個完美句號了！

到送走孫子後一年多的2008年底，家裡發生的一件事卻讓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逆轉。事情是這樣的：經過大半年的醞釀，我們一家四方：我先生、我、大兒子（夫婦）、小兒子（夫婦）共同出資註冊成立一家公司，對我們手中掌握的一項創新技術專利專案實施產品市場化拓展。因為我們自認具備這方面的條件：我們老兩口加上小兒子可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援，大兒子是MBA具有企業管理基本要素，小兒媳學財務，大兒媳是律師，一個企業的關鍵人才資源我們全有，比起那些“洗腳上田”的農民辦企業不強多了嗎？彼時我將滿65歲，老伴兒也近68歲，我們都信心滿滿！

可讓我萬萬沒有想到，從此家無寧日了！成立公司前，我們是夫妻、父子、母子、兄弟、婆媳的家人關係，親情是我們之間的紐帶，而我一如既往是經營這個家的“一家之主”。整整40年來，家裡一切大小事物不僅由我說了算，更是由我親自操持打理，才有了如今這個和美的家。公司成立後，雖然還是這些人，我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卻不一樣了：我們成為同事、合作夥伴，又都是出資人，相互關係完全改變。在這種境況下，面對公司經營中不斷出現的各種難題，雖然之前也有些心理準備，但大家仍感到手足無措，尤其是“到底誰說了算？”成了所有難題中的最大難題！

按照我的習慣性思維，過去家裡從來是我“一言九鼎”，現在順理成章，在公司當然也由我說了算！但我想錯了，我驚奇的發現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凡是我的意見都首先遭到老伴兒和大兒子的強烈抵制，而要按照他們的意見我也一千個不願意。老伴兒和大兒子主張求穩不願擔風險，我則主張放手一搏風險自擔，在國內的三個決策人中，我始終孤立（小兒子雖支持我卻鞭長莫及）。面對一大堆要處理的問題，我們之間很難找到共識，更無法做出決策，我心急如焚卻一籌莫展。如此折騰了半年多，公司經營毫無起色，不僅丟失了一些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，更糟糕的是我們之間開始了相互抱怨和指責，爭吵成了家常便飯，公司完全陷入困境之中。

我實在想不通了！為什麼我的話再也不管用了？我嘔心瀝血經營的和美家庭（和團隊）到哪兒去了？我想為兒孫們留一份家業的美好心願為什麼變成了“驢肝肺”？如何面對曾經並仍在繼續幫助我們的朋友？我為什麼放著晚年不好好安享而辦什麼“勞什子”公司啊？我開始憤憤不平、整天憂慮、整夜無眠，想到當初公司成立時風風光光，不到一年就面臨擱淺，真是萬念俱灰：劉一維呀劉一維，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吶。我不斷在心裡自問：我的人生目標在哪裡？我的人生價值在哪裡？我活在世上還有意義嗎？看來我的人生是劃不上句號了，真不如死了的好！“我的天蹋啦”！！

我真正感悟到人生到了盡頭那種難以名狀的絕望，不禁想起了那年去美國參加小兒子博士畢業典禮他那糟糕的心境，此時真有點感同身受。我想他是過來人，或許會給予我一些安慰。在國際長話中，我向他大吐苦水，說我真不想活了。兒子卻在電話中平靜地告訴我：“媽，我完全可以體會到你此時此刻的心情。但是我救不了您，只有神能救你！”聽到此話我悲怨至極，猛發連珠炮：“神在哪裡？他怎麼知道我的痛苦？他怎麼救我？”他回答我：“我一定要帶你到教會去！”

果然不久，他拜託從美國回來宣教的一對基督徒老夫婦，來我家邀請我們去教會，卻

被我們委婉拒絕了。到 2009 年耶誕節，小兒子藉著為老伴兒過七十壽辰的機會，親自回國將我們老兩口帶到了成都一間家庭教會。這次我們無法再拒絕了，因為他整整陪了我們一個月，臨回美國前還一再叮囑我們要堅持去教會。

神能救我？

初去教會雖有些勉強，也聽不懂什麼，但我想兒子不遠萬里回來，此舉肯定是為我們好，就硬著頭皮堅持下來。聽道的次數多了，漸漸有了些感悟，我想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會有矛盾，是因為每個人判斷事物的標準不一樣造成的，如果大家都按照 神的標準，就不會有紛爭了。從此由消極到積極，堅持每星期日去教會崇拜聽道，每天在家抓緊讀經，因為我想儘快弄懂 神的標準，以便遵照執行。

隨著對聖經“福音真理”的接受，和對“無神論”概念的放棄，我開始思索一些基本的人生問題：“人從哪兒來？要到哪兒去？”、“神造人的目的是什麼？”、“耶穌基督為什麼要以他無罪之身為世人的罪受死？”等。自問活了 60 多歲並自詡為知識份子，這些根本問題過去我為什麼從未想過呢？看來我這輩子活的多麼懵懂混沌，還有什麼資格談“人生日標”啊，真後悔自己來教會太晚了。

記不清哪一天主日崇拜唱讚美詩時，一首“耶穌獨自禱告歌”唱的我淚流滿面，眼前浮現出主耶穌在“客西馬尼園”憂傷禱告的情景。我打電話告訴在美國的兒子，他說：“有門兒，這是聖靈對你的感動。”仔細體會後我很高興，真有一種心竅被打開而眼前一亮的感覺，從此在聖靈帶領下慢慢開始了向 神禱告。還有一次主日聽道後與大家交通時，談到一個人在趕走了一個卻回來“七個汗鬼”的境況，心想假如我就是那被七個汗鬼纏身的人；又假如我是那“十個童女”中未預備好油的，去叩門時主說：“我不認識你！”的人，我該怎麼辦呢？頓時心裡充滿了困惑和恐懼，我想我的結局一定不堪設想，於是在心裡默默地大聲求告：“主啊，救救我！”

回家後靜心想來，之前我的人生陷入絕境，全因我所犯狂傲自負、頑梗悖逆的罪，實在是自害己命。如今我已是奔七十歲的老人，若不快快來到 神面前真誠地認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，就沒有多少得救的機會了。我有了一種強烈的緊迫感，這不但促使我對讀經、聽道加倍努力，更熱切渴望及早受洗歸主，成為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但因種種原因，我參加的家庭教會整整三年聚會卻未能受洗。

2012 年底我和老伴兒再次赴美探親時，立即決志並參加了小兒子他們克利夫蘭教會的受洗培訓班。在將近三個月的探親時間裡，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和查經，也參加教會的“基要真理”培訓，同時教會還指派一名弟兄每星期一個晚上來家裡輔導我。期間我不僅堅持每天的讀經計畫，還將里程的“遊子吟”反復讀了三遍，真是“日日飽餐靈糧”。

來美之前我熱切地想受洗，真到了接近受洗之日時，奇怪我倒有些猶豫了。一是覺得對自己罪的清算遠未達到 神的聖潔標準，二是怕得不到我所在的國內家庭教會的承認，心裡很是糾結。然而“遊子吟”裡說到主站在門外叩門（啟示錄 3:20）的一段話，讓我突然想起“七個汗鬼”的故事來，立時茅塞頓開：“耶穌所呼求的，不是要我們自己拼命打掃自己的屋子，而單單是要我們開門。不管這屋子有多髒亂，只管開門！一旦耶穌進來後，祂就能幫助我們儘快把屋子的每個角落都打掃乾淨。”是呀，靠自己我永遠也打掃不乾淨，“汗鬼”還可能再進來的。至於能不能得到承認的問題，我想我是為討 神喜悅而不是討人的喜悅啊。

2013 年 2 月 24 日，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，是我重生得救的屬靈生日，那一天我受洗歸主，成為“天父阿爸”的女兒。我再一次淚流滿面，這淚水飽含著對 神的無比感

恩：“慈愛的天父，我本是悖逆不配的罪人，本該沉淪滅亡。你卻不棄絕我，在創世以先就揀選了我，用你獨生子我主耶穌的生命作贖價拯救了我。‘你為我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’奇異恩典！”

兒子說得對，**只有 神能救我！**

今年復活節，也是在小兒子帶領下，我老伴兒在美國辛辛那提美聖堂教會受洗歸主了。

至此，我的家庭故事才剛剛開了個頭。由於受作業 3000 字左右篇幅的局限（我估計這次已超過 5000 千字了），我原來打算要寫的很多內容（甚至是重點內容），只好暫時打住吧。

本想把我們“家庭企業”的進展情況好好地絮叨絮叨，這其實是與我的靈命成長息息相關的。仍忍不住在此先稍微透露一下，我們的“家庭企業”如今雖還有很多難處，但蒙神帶領和祝福，已有很大改變！

我心裡非常清楚，是恩主祂親自搖動我手中的筆，我才能寫出我的生命故事，也是主祂自己的故事。所以我還會繼續寫下去，為主作美好見證！

如今我心裡滿有平安喜樂。我最喜歡唱的讚美詩是《奇異恩典》和《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：

“奇異恩典，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……”

“……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認識主耶穌；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穌。……”

最喜愛的經文是詩篇第 23 篇“耶和華是我的牧者”：

“……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……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”

我要永永遠遠感謝讚美主！哈利路亞！阿門！

對蘇老師修改的心得

感謝敬愛的蘇老師，為我的作業作出嚴謹而精湛的修改和批註！

1，關於“大標題”的改動真讓我叫絕！原本在動筆之前我對選題很犯躊躇，雖然最後選定“領親人歸主”題目，我也是“被領歸主”者。所以文章的大標題我雖擬了五個，自己也不滿意，最後草草用了一個直白標題“兒子領我歸主”，經蘇老師改成了“這一生最美的祝福”。當這標題一映入我的眼簾時，我不禁由衷地讚歎：太妙了！這完全表達了我的心聲！

2，蘇老師對三個“小標題”的改動也讓我非常佩服。我原來的每一個小標題都用的一個長句子，既冗長又太直白。老師批註：“標題宜簡潔且留給讀者以懸念”，並親自為我修改，使得我的故事內容變得緊扣題目，成為既有懸念，又是畫龍點睛的生動一筆。

3，我原來一句“現在在公司我說了算應是順理成章的呀！”，蘇老師改為“現在順理成章，在公司當然也由我說了算！”。這一改，就把我當時那種自負狂傲的心態更加表露無疑。改得真好！

4，修改後的敘述更簡潔明瞭。譬如：原來一句“我和老伴兒踐行我們的承諾。”改為“我和老伴兒踐行承諾。”，去掉“我們的”三個字，表述同樣清楚明瞭。可見寫文章時，可用可不用的字詞應堅決不用。

5，蘇老師不放過每一個使用不當和錯誤的字詞以及標點符號，這種一絲不苟的嚴謹態

度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。

6，對說故事“show, not tell”的領會我還相當膚淺，請蘇老師給我更多地指教。

7，敬愛的蘇老師，您建議我將此文向《舉目》雜誌投稿，我非常願意接受。只是如何投稿我從未經歷過，就拜託老師為我代勞了。還需要我配合做些什麼，也請告訴我。謝謝蘇老師！

學生：劉一維 2015.11.15.